

御注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牧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臣義曰用其光而不復則以我為有而對物之無窮光用有盡而物為身殃是目道其殃也惟復歸其明而還復於樸故體常而不與物化是謂襲常真常之妙可以冥一而不可以顯取故謂之襲

使俄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俄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御注曰道去奢去泰奢者溢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辨於物介然辨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臣義曰忘心者可以得道忘心則無畏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有心於道矣故於施為不能無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注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速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臣義曰夫道易知易行而無難者也若大路然其夷甚矣而民好徑用智巧趨遠捷以求近功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御注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精用以成富庶之俗則拘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臣義曰朝甚除則飾於外田蕪倉虛則本不恤矣飾外而棄本非持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御注曰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哉

臣義曰棄本逐末徇外傷內忘其固有而有非其所自有忘其自貴而誇非其所自貴是謂盜誇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

登仕郎 臣 章 去 撰 義

德經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注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臣義曰心有係則偏倚不中中則無偏係而善建者也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御注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臣義曰善抱者抱一也純粹不雜一而不二故能應變於無窮未始或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注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臣義曰建中抱一其施無窮其道冒於天下後世使之享福不已故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卿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御注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為修之知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上其以治

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臣義曰建中則無過不及抱一則精全不二以此修身德乃真也以此修家德乃餘也以此修國德乃豐也以此修天下德乃普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道之真在我者也故以真修身身修然後推其德自家自鄉至於國至於天下而德彌廣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注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昭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臣義曰天下之理蓋有常然而各有極也

能盡之者不容私智故觀身者不外乎身觀家者不外乎家觀鄉觀國觀天下皆若是也異乎此非善觀者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臣義曰所以知天下之然而盡天下之理者本乎中一可謂易簡因性循理而已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注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舍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人之德性本自渾全因物有遷薄而不厚惟物我兩忘而舍德之厚精全不虧神一不二故復乎無知而心同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注曰舍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臣義曰比於赤子則精全神固心復乎無

心而恐懼憂患所不能入固未始有累物心也故物亦莫之傷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御注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

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作合而峻之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德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形全神全者形不滯於有而氣為之變化故骨弱筋柔而握固氣不感於動而精全

於一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終日號而盜不嗔和之至也

御注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嗔不嗔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

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有精搖而不守氣暴

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赤子形與物接而心常靜一其聲之所發氣之所動爾非心使其氣而有動

氣之累故金精之一完氣之冲神不虧而  
嗔不嗔故其妙可以入神其常可以復命  
和之至也如此

知和曰常

御注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

亡

臣義曰常者至真而常然未始或變也故  
形雖蜕化之不一而性有所不立守氣之  
純保乎泰和知其和而無所變故曰常

知常曰明

御注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臣義曰知其性有常而不變而未始或亡  
見道明矣故曰明

益生曰祥

御注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

贊稱福特未定也

臣義曰生理固全何事於益益之為祥禍  
福未定

心使氣曰強

御注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

暴強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強強也  
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氣保於冲心使氣則  
氣失於暴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御注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  
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直道也哉

臣義曰有壯有老隨時徒化形與之變是  
物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有常不變其幾  
道乎

不道早已

御注曰道未始有窮民之達其日固已久  
矣

臣義曰不以道則其生雖壯已失生理  
知者不言者不知

知者不言者不知  
臣義曰道無問問無慮知道者默而識之  
無所事言言歸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  
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知者不言者不知

臣義曰道不可言也故知道者不言而默

識可言者道之粗也多言則數窮故言者  
不知道

塞其兌閉其門

御注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臣義曰塞其兌則心無悅於外閉其門則  
神不馳於物所以退藏於密也

挫其銳解其紛

御注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

臣義曰挫其銳鈍而後利也解其紛不為  
物結也根深者不見其銳紀約者何事解  
紛

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臣義曰和其光復歸其明也同其塵則混  
同於物也復其明混於物故能同其波  
是謂玄同

是謂玄同

御注曰道復乎至幽合乎一至幽之謂  
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  
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于親利害貴  
賤之間為哉

臣義曰道不可言也故知道者不言而默

臣義曰至幽則盡妙至一則不二有無物我玄同一致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有極矣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臣義曰物於物者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之也至於物我玄同則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自然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御注曰王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之正定兵之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臣義曰治國以正定道之常也用兵以奇

勝道之變也取天下以無事道之真也侯王得一為正而物莫不正國之治也兵以克變為奇而物莫能勝兵之用也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無為之君執左契而天下應之所謂無事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御注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則民彌貧

臣義曰多忌諱則多事而多禁故民擾於法而業不得安故民始亂而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注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臣義曰人以機械相勝詐偽萌生遂為朋附同蔽此所以滋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注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臣義曰尚伎巧則風俗弊於奇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御注曰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臣義曰國家皆於人之利器相勝風俗弊於人之伎巧相尚忌諱多禁民貧失業則

治國失其正而以多事擾天下也至於法令滋彰防制密甚然後民益無恥矣民無恥則無所不為矣故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注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

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為以性復性故民化於上而不知其所以化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鈞繩規矩而後正哉

臣義曰靜則致一而民皆一於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注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臣義曰上無事則民有餘力安生樂業而民富足

我無欲而民自橫

御注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肯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無欲則無心上無心則民得其性自足於性分而心復於一全其樸矣

其政問闕章第五十八

其政問闕

御注曰在宥天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臣義曰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自遂其生成上下皆正於一而復乎道上不見其有為下不知其帝力問闕如此

其民淳淳

御注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臣義曰淳淳者渾厚自如絕私欲復素業也

其政察察

御注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為明此察察之政

臣義曰察察者明至纖至悉新政之舉以苛為明也

其民缺缺

御注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臣義曰上政察則民巧於為偽傷於巧而不得其金故無全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臣義曰否泰窮通禍福吉凶出入終始往返倚伏如循環然無有窮極惟安於時分故禍福之來任其自爾豈有常耶其無正邪

御注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天下之至正哉

臣義曰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夫混於至道而莫知所以然孰有所謂正也況禍福無極孰為之正

正復為奇善復為祇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注曰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非非先達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相生祇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

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臣義曰正奇善祇相為是非皆緣諸妄實非大常民之失性固已日久而不能返本以契道徒知缺缺於求福苟政事察察而以一偏為正將使天下畢正於我其可得耶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注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

流無辨物之迹

巨義曰方則介而有辨方而不割則混一體道而不與物絕

廉而不刺

御注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味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巨義曰潔然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無不容不見刻制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注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

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後歸

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

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

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今末世

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金豈足以正天下

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巨義曰大直若曲蓋與物委蛇而不失道

之直直而肆則有其直而陵彼不直矣和

其光歸其明而塵同於物而未始與物異

也直有其光以耀乎外哉直而不肆光而

不耀此聖人所以正天下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畜

御注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通

動靜之節者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

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

畜天一在藏以取為事立乎不貸之園豐

智原而畜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巨義曰動靜之勞形思慮之役心人之不

自治者然也極聰明盡智識天之不能事

者然也兩者一於畜則其神不費而神全

於精一治人事天莫要於此故聖人不失

於動靜不累於思慮故聰明忘智識而與

天為一謂之畜則其藏深矣而不示其存

固矣而不費

夫唯畜是以早復

御注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

畜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巨義曰畜則神存而不費故其復早也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御注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

我者日積而彌新

巨義曰復以自知德積於內復之以早則

所得彌積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注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

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巨義曰德之重積則德彌厚矣德彌厚則

道足以勝己之私而至於忘我忘我則忘

物物我忘而無不克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注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從應而不窮

孰知其極也

巨義曰德至於無所不勝者物我忘故也

物我忘而復乎至無焉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注曰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

裕矣況有國乎

巨義曰體道全神然後可以有國者治人

事天至矣盡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注曰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臣義曰有國之母者無極之道也惟道常而不變故長久

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御注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注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挽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臣義曰烹鮮任其自然無用智巧也聖人為無為付萬物於自爾故若烹鮮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御注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

休止莫或出而為祟故曰其鬼不神

臣義曰不以道莅天下則人為私邪所勝故陰陽膠戾而鬼靈乘機得以神其妖上

莅以道則天清地寧人和氣和而鬼亦寧

處以正勝也故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注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形是之謂不傷民

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

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臣義曰夫有為而從事於務天下多忌諱

至於法令雖彰嚴刑重賦輕敵抗兵田萊荒民彌貧而百姓愁苦不能保生此由自傷其民爾上以道莅天下而不傷民遂萬物性命之理無或干於陰陽之和則百嘉大順各得其序而氣應天地之和矣神其有傷人者哉詒爾多福而已至於此則人神交相歸德而不相傷治之至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